

斋号的文情墨韵

陈晓林



悠久的历史与迷人的魅力

漫谈斋号的文情墨韵

问学斋小记

集结「号」的艺术魅力

斋号掌故声名自传

美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斋号的文情墨韵



陈晓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斋号的文情墨韵 / 陈晓林著. -- 哈尔滨 :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5318-5050-2

I. ①斋… II. ①陈… III. ①名人—书房—专有名称—中国 IV. ①K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54330 号

书 名 / 斋号的文情墨韵
Zhaihao de wenqing moyun
作 者 / 陈晓林
出 品 人 / 金海滨
责任编辑 / 颜云飞
装帧设计 / 吴宝龙
出版发行 / 黑龙江美术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安定街 225 号
邮政编码 / 150016
发行电话 / (0451) 84270514
网 址 / www.heimei001.com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哈尔滨兰迪商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 11
版 次 /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318-5050-2
定 价 / 68.00 元

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言一：悠久的历史与迷人的魅力

张瑞田

《斋号的文情墨韵》之前，陈晓林出版了散文集《纸上声》。这本书抒发了一位作家的家国情怀，是一个对自己人生经历的审视，对世界与自然的观察，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读《纸上声》，我会感受到作者的人生抱负和生命情调。在纷繁的世界里，能够保持住一个纯美的精神空间是不容易的，《纸上声》的温润文字和真挚目光，使我对作者有了了解的兴趣。

陈晓林曾是一名军人，对国家与社会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到地方工作后，依旧恪守着军人的人生信条，一丝不苟地履行着自己的职业使命。毕竟是有血有肉的男人，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他读书写作，以文字记叙自己的经历、思想，也记叙自己的生活趣味。在《纸上声》中，我看到陈晓林对于书法的认识，其中包括自己对文人手札的独有领悟。文采飞扬的文字，接续着作者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对传统文化的尊崇。

基于此，当我看到陈晓林收集的一百幅“问学庐”斋号，就不觉得奇怪，这是陈晓林精神世界重要的一部分，是他人生海洋泛起的优美浪花。

中国人文雅的习惯沿袭了三千年，这是一个民族文明的形态和表现。我们从何年何月开始为自己的房间起名，这个名字又与我们的情趣和性格紧密相连？答案多种多样。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斋号是中国文人和士大夫的精神属性、人格特征、性格标签，其中不乏言志、遣性、自嘲、戏谑、调侃、解忧、思虑等。应该说，有斋名的人，一定是有政治抱负、文化理想，要么是有生活情趣、现实忧患的人。得志者的斋名有豪放之气，是这个人现实生活的写照。居庙堂之远的人，往往具有老庄情怀，寄情山水，也不乏立业之心。失意者尽管哀伤，只要请人或自题一帧斋名，意味着反思的开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对斋名还要有新的要求。我在少年时代所起的斋名是“窥天庐”，青年时代是“意水堂”，中年时期是“百札馆”，三个斋名诠释着自己的数十年的人生，可谓感慨万千。

陈晓林的斋名是“问学庐”，通俗易懂，就是表征自己处于“问学”的感觉，“治学”的状态。传统文人愿意起深奥难懂的斋名，似乎看不出所以然的斋号，才是有学问的象征。其实不是。斋号是言志，是说明一个人的选择。此时的陈晓林一心向学，笔耕不辍。的确，陈晓林继散

文集《纸上声》出版后，不断有新作问世，散文、随笔，尤其是文史、书画小品，精心考据或春秋笔法，一唱三叹，余音绕梁。《斋号的文情墨韵》是陈晓林的新著。这是一本具有独特价值的书，作者对斋号的源流进行了准确的疏理，也把自己收集的一百幅“问学庐”斋号展示给读者。虽然说一百幅“问学庐”斋号是题目的书写，不会有惊心动魄的阅读效果，但由于这一百幅斋名出于不同人的手笔，其中的差异颇值得玩味，审美价值也渐渐生发。书写“问学庐”的作者来自不同的领域，既有文化耆宿，文学巨匠，书法名家，也有省部级领导、将军，以及陈晓林的战友和朋友。分明是一条河，一条流动着陈晓林人生轨迹与生活情趣的河，一条揭示中国文人惯常心态的河，一条展现书法艺术魅力的河，就这样从我们的眼前缓缓游动。斋名的物质手段是毛笔书写，“问学庐”的作者更多的是书法家。据统计，一百幅“问学庐”的作者中，有百分之三十是书法家，比如苏士澍、何昌贵、徐锡澄、苗培红、严学章、田伯平、张铜彦、刘俊京、黄君、周云芳、曹心源、曲庆伟、倪进祥……，他们具有深厚的书法修养和创作能力，所书“问学庐”自然典雅蕴藉，朴茂厚重。书法家们有着自己擅长的书体，因此，“问学庐”在他们笔下，会出现不同的表现方法。苏士澍的篆书整饬、流畅，“问学庐”三字雍容、内敛，代表了苏士澍先生的书法水平。张铜彦取法清人伊秉绶，他的隶书是当代书法取法清人隶书的典范，因此，他写的“问学庐”内涵风骨，外映高华。田伯平的行草书是当代书坛重要的存在，看他的“问学庐”和长长的题跋，看到了田伯平对学问的深情。

文学名人的题写，给这本书增添了神采。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忠实、熊召政、贾平凹，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高洪波、杨匡满、刘家科等人的题写，使“问学庐”有了思想的深度和文化的广度。同时，其他文学名人王巨才、白描、张正隆、石祥、方英文、峭岩、宗鄂等人的题写也各有千秋。

陈晓林是有文化眼光的人，他不拘泥于书法名人和文学名人，对文化名人和科学名人也是情有独钟。原人民日报社社长、理论家邵华泽，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戏曲理论家廖奔，以及著名画家陈佩秋、秦龙、宋惠民、吴悦石、卢禹舜、丁杰等，在认真的书写过程中，提升了“问学庐”的意义。陈晓林不是沾沾自喜的人，他不仅展示自己收集的斋号墨迹，也愿意让读者看到历史名人们的斋号墨迹。因此，在“集结‘号’的艺术魅力”一章里，我们看到了吴昌硕、康有为、梁启超、吴湖帆、刘海粟、杨仁恺、吴冠中、何海霞、黄苗子等人的斋号，寓意深刻的斋号和精妙的书法，拓展了我们对斋号属性的真实理解。

从“问学庐”出发，沿着历史名人的斋号游走，努力让读者更多地了解斋号的历史与文化。在“斋号掌故”中，又向读者展现斋号悠久的历史 and 迷人的魅力。

（编者注：张瑞田，中国作家书画院常务副院长兼秘书长，作家、艺术批评家）

序言二：漫谈斋号的文情墨韵

何昌贵

吾友陈晓林先生儒雅风发，能文健谈。近年来，他征集了百余幅“问学斋”、“问学庐”斋号墨迹作品。这些作品分别出自全国各地名家、学者、学人、友人之手，拟编辑出版。我有幸先睹初稿，此前我也读过他撰写的很多文章，并多次聆听他对艺术的感悟，每每令我心有戚戚焉。当此之时，念天地之大，万物竞流，能坐对畅叙艺术，得意会心者有几？真有“人生得一知音者足矣”之慨。

关于书斋，历代文人墨客必是寓意所居之处、所抱之志、所敬之人、所珍之物。晓林兄志在学问，将自己的书房定名为“问学斋”。将学问一词倒置，由名词变为动词，给人以新颖别致、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正是“问天有志思壮举，学海无涯求新知”。

综观读书人的书房都有个雅号，早在魏晋时期斋号逐渐兴起，至明清最为盛行。据《晋书·刘毅传》中记载，“盘龙斋”是可考的最早室名。初唐文坛四杰之一王勃有诗云：“直当花院里，书斋望晓开。”历史发展到今天，书斋早已进入寻常百姓家。声誉彰显的名人、学者、作家、书画家除了在自己的作品中抒发情感、展示才华外，为自己的书斋取个别具一格的雅号费尽了心志。无论是带有楼、堂、室、馆、居、屋、庐、苑、轩、舍、斋、簃、庵、精舍这样的书房代称，随意而立，随兴而发。斋号是中华文化艺术瑰宝，无论在哪里看到，都对传统文化产生许多联想，特别是那些独辟蹊径、饶有风趣、含义精妙的斋号，令人流连忘返，乐在其中。

谈斋号不能不谈中国书法，斋号的内涵之境，是命名者心中学问、修养的集中体现，它寥寥两三个字，但内涵深刻，笔调深情，高旷深远。而书法是斋号展现载体。在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书法以它独有的艺术形式传承着五千年的文明。斋号书法在于以文字为艺术表现的依据，这种艺术是以情感和想象力为特征的反映内心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一张宣纸上的线与面、黑与白，暗含了中国哲学里的最高精神“万物合一”之道，让我们对书法深思之后产生一种敬畏感。

在斋号书法创作上，我们可以欣赏到郭沫若所题的“荣宝斋”，张大千题写的“大风堂”，启功题写的“坚净居”等。大师们将斋号与书法珠联璧合，我们会体味到斋号书法升腾为一种艺术华彩，所谓“华”在虚、白、神处；所谓“彩”在实、墨、形处。此华彩非为浮艳轻薄之色，

而是质朴纯真内涵外现的瑰丽风韵，是书者学养、气格、精神的无意识流露。斋号书法是一种艺术形式的存在，它的美在于赏心、悦目、怡神。两三个字，黑与白的色调，幻化出极高的艺术境界。在斋号书法创作中，不仅要明其理，懂其法，悟其道，而且需要书家全方位的艺术修养。

史树青先生说：“斋号是一种文化现象，且历史悠久……”陈子昂的“读书台”，杜甫的“浣花草堂”，白居易的“庐山草堂”，王安石的“昭文斋”，米芾的“宝晋斋”，朱熹的“云谷晦庵”，徐渭的“青藤书屋”，曹雪芹的“悼红轩”，乃至毛泽东的“菊香书屋”等，无不散发着中华文化之华彩、之精蕴、之致远。

斋号是读书人从自然界、社会中感悟到的人生真谛，是时代和历史的烙印，是书斋主人高雅的文化向导。

此时，再展《斋号的文情墨韵》这本初稿样书，一缕情思从我的“梦竹书屋”散发开来，心驰神往，期待这本书早日刊行。

2014年4月16日于梦竹书屋 

（编者注：本文作者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协隶书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引文：号为斋魂魄 文是墨精神

对斋号室名的偏爱，甚至溺爱，我丝毫不加掩饰。

在人心潦草的现世，作为传统文化里的一条涓涓细脉，那些被书写、镌刻于匾额，悬挂在厅堂或书屋，常见于闲章、文章署名、书画落款的斋号室名，已渐渐离我们远去。冬夜里，翻看那些书页，那些旧人的笔墨，烟云缭绕，一一泛于眼前。那些最能见性明心的文字和墨迹，如此飘逸又如此淡泊，一意孤行地坦陈着自己的风华绝代，演绎着斋号主人生命的橙黄橘绿和不同凡响。

笔墨的氤氲中，很显然，有关主人的修养和底蕴斋号室名有着一定的渗透，深层次的渗透，更让我们读出了斋号主人对生命的思考。立足于中国文脉山峰的索道前，向文化的顶峰仰望，苏东坡先生是我景仰的人物，他几乎是一个文化全才，诗、词、文、书法、音乐、佛理，都十分精通。难能可贵的是，除了诗作、散文，他的书法同样雄视千年。他的《寒食帖》，诗句和书法都是一种极致，是“天下第三行书”。“天下第一行书”即王羲之的《兰亭序》，说是王的真迹，靠不住。“天下第二行书”是颜真卿的《祭侄稿》，是一等的胸襟，一等的奇迹。我以为《祭侄稿》是天地真气，《寒食帖》是人心的伤感，黄州、惠州、儋州……随着东坡先生宦海沉浮与命运的多舛，雪堂、思无邪斋、德有邻堂、桄榔馆等堂号，几乎串起了东坡先生的生活史，可谓东坡先生生命的写照。故而，我觉得，诗词歌赋和举止行为可以见证一个文人，若要真正了解一个文人，斋号室名是最能见性明心的通达捷径。

向中国文脉的纵深处探望，中国的文人，几乎都有自己的斋号室名，有的选择诗词、格言、警句中的精辟词语，有的采用书斋附近的山川树木、江河湖泉等佳景而命名，有的深藏了悲欢离合、沧海桑田的人生喟叹和故事……斑驳陆离、色彩缤纷。古人言：书本小道。中国书法从来不是单纯写字的，向来都是与中国文化联系在一起的，何况书法和斋号室名又同为书斋中的“技”与“道”。书法的至高境界是动、变，有生命、有感情，这种境界的有力支撑，非博修的中国文化莫属。烟云供养，方有好的山水；诗书供养，方有好的人道。书法也不仅仅是炼出来的，也是养出来的，是通过对世界万物千理的净化吸收，渐渐滋修而成。吴昌硕、弘一法师、林散之，之所以能成为时代书坛巨匠，无一不是借助了博修和灵魂的力量。吴昌硕在诗文、书法和篆刻方面根基深厚，将诗、书、画、印有机结合，开创了一种崭新的风貌。弘一大师，擅书法、工诗词、

通音律、达丹青、精金石、善演艺。其书法晚年之作，谨严、明净、平易、安详，把佛家禅意书法艺术推向了极致，朴拙圆满，浑若天成。林散之，除了诗书画以外，金石词章、楹联鉴赏以至天文星相、武林技艺，差不多传统艺术所涉及的方方面面他都有所追求并卓有建树。

梁秋实先生无疑是一位博修的文人，文章精炼，文字平和干净，最擅长《雅舍小品》中的那些千字文，他的书法给人的感觉也是这样，很清雅，很娴熟，晚年在台湾书名很高，慕名求字的不少，他的字一看就很有修养，适合挂在书斋。当然，能求得先生题写斋号室名，那是最好。虽然梁氏谈书法的文章寥寥，但总让人读出一种很清高的文艺观。他在《写字》中说：“凿石摹壁的大字，如果不能使山川生色，就不如给当铺酱园写写招牌，至不济也可以给煤栈写‘南山高煤’。有些人的字不宜在壁上题诗，写春联或‘抬头见喜’就合适得多。有的人写字技术非常娴熟，在茶壶盖上写‘一片冰心’是可以胜任的，却偏爱给人题跋字画。”梁氏看书法，首重格调的雅俗。格调不够，即使技术再熟，也难入雅室。

《左传》中言：“言而无文，行而不远。”书法和斋号室名亦如此，书而无文，行而不远，书法的墨韵与斋号室名的文情相结合，才能使二者“双不朽”。归根结底，斋号室名的物化形式，无论斋号书法、斋号匾额、斋号印章抑或其他，斋号室名都剥离不了与书法一脉相承的关系，并且与书法同为中国人精神追求、人格历练和文化品格的体现。中国书法用简约的笔墨线条表现丰富的韵律和意境，形成独具特色的抽象美；斋号室名，以唯美机趣的词语，开启的不仅是古人心灵和志趣的窗棂，更是文化先贤对后人的脉脉期望、共鸣与延伸，二者间充盈的文化味和书卷气，潜移默化，吸纳交融，珠联璧合，俱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典型代表。

墨韵与文情，古来相辅相成。值得庆幸的是，人心浮躁、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我们尚有能力去回眸作为书斋文化一部分的斋号室名，去回味其中蕴藉的掌故和带给我们的审美冲动。如果将斋号室名看作艺术创作的一部分，看作对深邃广博审美情趣的一种追求，著名文人雅士的参与，无疑使斋号室名更加逸兴遄飞，更具文化艺术特征。著名文人雅士题写的斋号室名，其中的一部分，无疑已成为书法作品中的精品。

现在看来，是修正我们被功利意识扭曲的心灵的时候了，戒除焦躁，博学博修，忌为抄书匠、写字匠，以赋予书法作品以生机和创新，憧憬并回归文人传统的书斋文化。其实，包括斋号室名在内，中华文化的品格和价值，是去功利的，往往是文化雅士闲适的创造，是在不经意中慢慢形成的。

斋号室名同许多时过境迁的事物一样，在我们眼前渐渐老去和消逝了，但有价值、有品格的事物会跨越时代显示它的新鲜、强有力和永恒。我们清楚，想要在过去的时间里旅行是不可能的。那么，就让我们目光穿梭于纷纭繁杂的斋号室名中，仿佛步入藏满宝藏的宫殿，在新鲜和猎奇中，去重新发现时空中留存的价值，借以沐浴中国文化的光辉。这和书斋、宫殿无关，它们只是承载和表达我们敬意的容器。

目 录

001 序言一：悠久的历史与迷人的魅力

003 序言二：漫谈斋号的文情墨韵

005 引 文：号为斋魂魄 文是墨精神

问学见意 翰墨寄身	045	老 凹	079	王和平
011 问学斋小记	046	李 发	080	王金甫
013 白 描	047	连俊义	081	王巨才
014 白志军	048	李月贵	082	王志民
015 卞云和	049	廖 奔	083	王育华
016 曹新元	050	廖红球	084	王正良
017 陈一兵	051	刘承闾	085	谢模乾
018 陈佩秋	052	刘家科	086	吴悦石
019 陈忠实	053	刘俊京	087	熊召政
020 程 伟	054	柳 萌	088	徐 健
021 戴清民	055	卢禹舜	089	徐锡澄
022 丁 杰	056	陆明君	090	许 勇
023 丁长富	057	苗培红	091	严学章
024 董宜胜	058	莫 言	092	颜振卿
025 方英文	059	墨 清	093	杨匡满
026 傅 申	060	倪进祥	094	杨振宁
027 高 杨	061	齐燕滨	095	于海波
028 高洪波	062	乔 宇	096	张 戈
029 高群书	063	峭 岩	097	张炳南
030 郭志光	064	秦 龙	098	张红果
031 韩 斗	065	卿建中	099	张清宝
032 何昌贵	066	曲庆伟	100	张瑞田
033 洪铁军	067	邵华泽	101	张世刚
034 侯延安	068	石 祥	102	张天民
035 胡世宗	069	石忠凯	103	张铜彦
036 黄 君	070	司马南	104	张心启
037 吉炳轩	071	宋丰光	105	张宇雷
038 贾平凹	072	宋惠民	106	张正隆
039 江润初	073	孙崇大	107	赵彦国
040 荆 歌	074	孙宜才	108	赵人勤
041 荆向海	075	孙永波	109	赵 胥
042 柯杨稳	076	苏士澍	110	郑长华
043 寇 铁	077	田伯平	111	周 明
044 寇宗鄂	078	王 丹	112	周云芳

斋号芳林 千花万木

- 114 集结“号”的艺术魅力
117 成趣园(王廷章 题)
 古莲堂(程十发 题)
118 逍遥斋(吴昌硕 题)
 儒鸣斋(杨仁恺 题)
119 时还读我书斋(王瓘 题)
120 晚成庐(于非闇 题)
 有容室(董寿平 题)
 墨石书屋(梁启超 题)
121 卧龙轩(刘海粟 题)
 雅林堂(吴冠中 题)
122 宜雨楼(唐云 题)
 倚梅阁(陆抑非 题)
123 书缘斋(黎雄才 题)
 悦古斋(宝熙 题)
124 宜春馆(吴湖帆 题)
 严庄室(康有为 题)
125 淡斋(童大年 题)
 友芷兰(杨善深 题)
126... 知足斋(赵朴初、饶宗颐、费新我、
 阳太阳、朱屺瞻众名家题)
128 清溪斋(陆俨少 题)
 心善渊庐(罗振玉 题)
 莲斋(谢无量 题)
129 方闲堂(何海霞 题)
 寿庐(于右任 题)
 百一研斋(黄宾虹 题)
130 选堂书廊(黄苗子 题)
 瞻云楼(饶宗颐 题)
131 退一步斋(伊秉绶 题)
 兰石阁(沙孟海 题)
132 怀瑾书屋(杨仁恺 题)
 虎岩山居(张大千 题)

斋号掌故 声名自传

- 133 见性明心的斋号故事
134 欧阳修 周敦颐 沈括 苏轼

- 135 李清照 陆游 朱熹
136 辛弃疾 赵孟頫 吴镇
137 宋濂 章溢
138 叶盛 文征明 唐寅
139 归有光 钱穀
140 吴承恩 徐渭 汤显祖
141 宋应星 张溥 黄宗羲
142 尤侗 龚贤 朱彝尊
143 钱曾 蒲松龄 石涛
144 查慎行 金农
145 吴敬梓 曹雪芹
146 纪昀 鲍廷博
147 吴騄 翁方纲
148 林则徐 杨以增 龚自珍 冯桂芬
149 赵之谦
150 翁同龢 陆心源
151 黄遵宪 叶昌炽 康有为
152 谭嗣同
153 吴研人 罗振玉 傅增湘 梁启超
154 瞿启甲 陈去病
155 沈钧儒 高天梅
156 黄炎培 高燮 于右任
157 冯玉祥 吴梅
158 夏丐尊 邓之诚 柳亚子 陈寅恪
159 胡适 李劫人
160 顾颉刚 周瘦鹃
161 陈之佛 郁达夫 于省吾
162 邓散木 庄万里 闻一多
163 瞿秋白 钱松喆
164 谢国桢 胡风
165 梁实秋 巴金
166 施蛰存
167 周方白 潘汉年 苏渊雷
168 施南池 秦瘦鸥 关山月
169 贾植芳 黄裳 程十发
170 田家英
171 李准

序言一：悠久的历史与迷人的魅力

张瑞田

《斋号的文情墨韵》之前，陈晓林出版了散文集《纸上声》。这本书抒发了一位作家的家国情怀，是一个人对自已人生经历的审视，对世界与自然的观察，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读《纸上声》，我会感受到作者的人生抱负和生命情调。在纷繁的世界里，能够保持住一个纯美的精神空间是不容易的，《纸上声》的温润文字和真挚目光，使我对作者有了了解的兴趣。

陈晓林曾是一名军人，对国家与社会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到地方工作后，依旧恪守着军人的人生信条，一丝不苟地履行着自己的职业使命。毕竟是有血有肉的男人，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他读书写作，以文字记叙自己的经历、思想，也记叙自己的生活趣味。在《纸上声》中，我看到陈晓林对于书法的认识，其中包括自己对文人手札的独有领悟。文采飞扬的文字，接续着作者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对传统文化的尊崇。

基于此，当我看到陈晓林收集的一百幅“问学庐”斋号，就不觉得奇怪，这是陈晓林精神世界重要的一部分，是他人生海洋泛起的优美浪花。

中国人文雅的习惯沿袭了三千年，这是一个民族文明的形态和表现。我们从何年何月开始为自己的房间起名，这个名字又与我们的情趣和性格紧密相连？答案多种多样。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即斋号是中国文人和士大夫的精神属性、人格特征、性格标签，其中不乏言志、遣性、自嘲、戏谑、调侃、解忧、思虑等。应该说，有斋名的人，一定是有政治抱负、文化理想，要么是有生活情趣、现实忧患的人。得志者的斋名有豪放之气，是这个人现实生活的写照。居庙堂之远的人，往往具有老庄情怀，寄情山水，也不乏立业之心。失意者尽管哀伤，只要请人或自题一帧斋名，意味着反思的开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对斋名还要有新的要求。我在少年时代所起的斋名是“窥天庐”，青年时代是“意水堂”，中年时期是“百札馆”，三个斋名诠释着自己的数十年的人生，可谓感慨万千。

陈晓林的斋名是“问学庐”，通俗易懂，就是表征自己处于“问学”的感觉，“治学”的状态。传统文人愿意起深奥难懂的斋名，似乎看不出所以然的斋号，才是有学问的象征。其实不是。斋号是言志，是说明一个人的选择。此时的陈晓林一心向学，笔耕不辍。的确，陈晓林继散

文集《纸上声》出版后，不断有新作问世，散文、随笔，尤其是文史、书画小品，精心考据或春秋笔法，一唱三叹，余音绕梁。《斋号的文情墨韵》是陈晓林的新著。这是一本具有独特价值的书，作者对斋号的源流进行了准确的梳理，也把自己收集的一百幅“问学庐”斋号展示给读者。虽然说一百幅“问学庐”斋号是同题的书写，不会有惊心动魄的阅读效果，但由于这一百幅斋名出于不同人的手笔，其中的差异颇值得玩味，审美价值也渐渐生发。书写“问学庐”的作者来自不同的领域，既有文化耆宿，文学巨匠，书法名家，也有省部级领导、将军，以及陈晓林的战友和朋友。分明是一条河，一条流动着陈晓林人生轨迹与生活情趣的河，一条揭示中国文人惯常心态的河，一条展现书法艺术魅力的河，就这样从我们的眼前缓缓游动。斋名的物质手段是毛笔书写，“问学庐”的作者更多的是书法家。据统计，一百幅“问学庐”的作者中，有百分之三十是书法家，比如苏士澍、何昌贵、徐锡澄、苗培红、严学章、田伯平、张铜彦、刘俊京、黄君、周云芳、曹心源、曲庆伟、倪进祥……，他们具有深厚的书法修养和创作能力，所书“问学庐”自然典雅蕴藉，朴茂厚重。书法家们有着自己擅长的书体，因此，“问学庐”在他们笔下，会出现不同的表现方法。苏士澍的篆书整饬、流畅，“问学庐”三字雍容、内敛，代表了苏士澍先生的书法水平。张铜彦取法清人伊秉绶，他的隶书是当代书法取法清人隶书的典范，因此，他写的“问学庐”内涵风骨，外映高华。田伯平的行草书是当代书坛重要的存在，看他的“问学庐”和长长的题跋，看到了田伯平对学问的深情。

文学名人的题写，给这本书增添了神采。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陈忠实、熊召政、贾平凹，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高洪波、杨匡满、刘家科等人的题写，使“问学庐”有了思想的深度和文化的广度。同时，其他文学名人王巨才、白描、张正隆、石祥、方英文、峭岩、宗鄂等人的题写也各有千秋。

陈晓林是有文化眼光的人，他不拘泥于书法名人和文学名人，对文化名人和科学名人也是情有独钟。原人民日报社社长、理论家邵华泽，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戏曲理论家廖奔，以及著名画家陈佩秋、秦龙、宋惠民、吴悦石、卢禹舜、丁杰等，在认真的书写过程中，提升了“问学庐”的意义。陈晓林不是沾沾自喜的人，他不仅展示自己收集的斋号墨迹，也愿意让读者看到历史名人们的斋号墨迹。因此，在“集结‘号’的艺术魅力”一章里，我们看到了吴昌硕、康有为、梁启超、吴湖帆、刘海粟、杨仁恺、吴冠中、何海霞、黄苗子等人的斋号，寓意深刻的斋号和精妙的书法，拓展了我们对斋号属性的真实理解。

从“问学庐”出发，沿着历史名人的斋号游走，努力让读者更多地了解斋号的历史与文化。在“斋号掌故”中，又向读者展现斋号悠久的历史 and 迷人的魅力。

（编者注：张瑞田，中国作家书画院常务副院长兼秘书长，作家、艺术批评家）

序言二：漫谈斋号的文情墨韵

何昌贵

吾友陈晓林先生儒雅风发，能文健谈。近年来，他征集了百余幅“问学斋”、“问学庐”斋号墨迹作品。这些作品分别出自全国各地名家、学者、学人、友人之手，拟编辑出版。我有幸先睹初稿，此前我也读过他撰写的很多文章，并多次聆听他对艺术的感悟，每每令我心有戚戚焉。当此之时，念天地之大，万物竞流，能坐对畅叙艺术，得意会心者有几？真有“人生得一知音者足矣”之慨。

关于书斋，历代文人墨客必是寓意所居之处、所抱之志、所敬之人、所珍之物。晓林兄志在学问，将自己的书房定名为“问学斋”。将学问一词倒置，由名词变为动词，给人以新颖别致、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正是“问天有志思壮举，学海无涯求新知”。

综观读书人的书房都有个雅号，早在魏晋时期斋号逐渐兴起，至明清最为盛行。据《晋书·刘毅传》中记载，“盘龙斋”是可考的最早室名。初唐文坛四杰之一王勃有诗云：“直当花院里，书斋望晓开。”历史发展到今天，书斋早已进入寻常百姓家。声誉彰显的名人、学者、作家、书画家除了在自己的作品中抒发情感、展示才华外，为自己的书斋取个别具一格的雅号费尽了心志。无论是带有楼、堂、室、馆、居、屋、庐、苑、轩、舍、斋、簃、庵、精舍这样的书房代称，随意而立，随兴而发。斋号是中华文化艺术瑰宝，无论在哪里看到，都对传统文化产生许多联想，特别是那些独辟蹊径、饶有风趣、含义精妙的斋号，令人流连忘返，乐在其中。

谈斋号不能不谈中国书法，斋号的内涵之境，是命名者心中学问、修养的集中体现，它寥寥两三个字，但内涵深刻，笔调深情，高旷深远。而书法是斋号展现载体。在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书法以它独有的艺术形式传承着五千年的文明。斋号书法在于以文字为艺术表现的依据，这种艺术是以情感和想象力为特征的反映内心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一张宣纸上的线与面、黑与白，暗含了中国哲学里的最高精神“万物合一”之道，让我们对书法深思之后产生一种敬畏感。

在斋号书法创作上，我们可以欣赏到郭沫若所题的“荣宝斋”，张大千题写的“大风堂”，启功题写的“坚净居”等。大师们将斋号与书法珠联璧合，我们会体味到斋号书法升腾为一种艺术华彩，所谓“华”在虚、白、神处；所谓“彩”在实、墨、形处。此华彩非为浮艳轻薄之色，

而是质朴纯真内涵外现的瑰丽风韵，是书者学养、气格、精神的无意识流露。斋号书法是一种艺术形式的存在，它的美在于赏心、悦目、怡神。两三个字，黑与白的色调，幻化出极高的艺术境界。在斋号书法创作中，不仅要明其理，懂其法，悟其道，而且需要书家全方位的艺术修养。

史树青先生说：“斋号是一种文化现象，且历史悠久……”陈子昂的“读书台”，杜甫的“浣花草堂”，白居易的“庐山草堂”，王安石的“昭文斋”，米芾的“宝晋斋”，朱熹的“云谷晦庵”，徐渭的“青藤书屋”，曹雪芹的“悼红轩”，乃至毛泽东的“菊香书屋”等，无不散发着中华文化之华彩、之精蕴、之致远。

斋号是读书人从自然界、社会中感悟到的人生真谛，是时代和历史的烙印，是书斋主人高雅的文化向导。

此时，再展《斋号的文情墨韵》这本初稿样书，一缕情思从我的“梦竹书屋”散发开来，心驰神往，期待这本书早日刊行。

2014年4月16日于梦竹书屋 🍵

（编者注：本文作者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协隶书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引文：号为斋魂魄 文是墨精神

对斋号室名的偏爱，甚至溺爱，我丝毫不加掩饰。

在人心潦草的现世，作为传统文化里的一条涓涓细脉，那些被书写、镌刻于匾额，悬挂在厅堂或书屋，常见于闲章、文章署名、书画落款的斋号室名，已渐渐离我们远去。冬夜里，翻看那些书页，那些旧人的笔墨，烟云缭绕，一一泛于眼前。那些最能见性明心的文字和墨迹，如此飘逸又如此淡泊，一意孤行地坦陈着自己的风华绝代，演绎着斋号主人生命的橙黄橘绿和不同凡响。

笔墨的氤氲中，很显然，有关主人的修养和底蕴斋号室名有着一定的渗透，深层次的渗透，更让我们读出了斋号主人对生命的思考。立足于中国文脉山峰的索道前，向文化的顶峰仰望，苏东坡先生是我景仰的人物，他几乎是一个文化全才，诗、词、文、书法、音乐、佛理，都十分精通。难能可贵的是，除了诗作、散文，他的书法同样雄视千年。他的《寒食帖》，诗句和书法都是一种极致，是“天下第三行书”。“天下第一行书”即王羲之的《兰亭序》，说是王的真迹，靠不住。“天下第二行书”是颜真卿的《祭侄稿》，是一等的胸襟，一等的奇迹。我以为《祭侄稿》是天地真气，《寒食帖》是人心的伤感，黄州、惠州、儋州……随着东坡先生宦海沉浮与命运的多舛，雪堂、思无邪斋、德有邻堂、桄榔馆等堂号，几乎串起了东坡先生的生活史，可谓东坡先生生命的写照。故而，我觉得，诗词歌赋和举止行为可以见证一个文人，若要真正了解一个文人，斋号室名是最能见性明心的通达捷径。

向中国文脉的纵深处探望，中国的文人，几乎都有自己的斋号室名，有的选择诗词、格言、警句中的精辟词语，有的采用书斋附近的山川树木、江河湖泉等佳景而命名，有的深藏了悲欢离合、沧海桑田的人生喟叹和故事……斑驳陆离、色彩缤纷。古人言：书本小道。中国书法从来不是单纯写字的，向来都是与中国文化联系在一起的，何况书法和斋号室名又同为书斋中的“技”与“道”。书法的至高境界是动、变，有生命、有感情，这种境界的有力支撑，非博修的中国文化莫属。烟云供养，方有好的山水；诗书供养，方有好的人道。书法也不仅仅是炼出来的，也是养出来的，是通过对世界万物千理的净化吸收，渐渐滋修而成。吴昌硕、弘一法师、林散之，之所以能成为时代书坛巨匠，无一不是借助了博修和灵魂的力量。吴昌硕在诗文、书法和篆刻方面根基深厚，将诗、书、画、印有机结合，开创了一种崭新的风貌。弘一大师，擅书法、工诗词、

通音律、达丹青、精金石、善演艺。其书法晚年之作，谨严、明净、平易、安详，把佛家禅意书法艺术推向了极致，朴拙圆满，浑若天成。林散之，除了诗书画以外，金石词章、楹联鉴赏以至天文星相、武林技艺，差不多传统艺术所涉及的方方面面他都有所追求并卓有建树。

梁秋实先生无疑是一位博修的文人，文章精炼，文字平和干净，最擅长《雅舍小品》中的那些千字文，他的书法给人的感觉也是这样，很清雅，很娴熟，晚年在台湾书名很高，慕名求字的不少，他的字一看就很有修养，适合挂在书斋。当然，能求得先生题写斋号室名，那是最好。虽然梁氏谈书法的文章寥寥，但总让人读出一种很清高的文艺观。他在《写字》中说：“凿石摹壁的大字，如果不能使山川生色，就不如给当铺酱园写写招牌，至不济也可以给煤栈写‘南山高煤’。有些人的字不宜在壁上题诗，写春联或‘抬头见喜’就合适得多。有的人写字技术非常娴熟，在茶壶盖上写‘一片冰心’是可以胜任的，却偏爱给人题跋字画。”梁氏看书法，首重格调的雅俗。格调不够，即使技术再熟，也难入雅室。

《左传》中言：“言而无文，行而不远。”书法和斋号室名亦如此，书而无文，行而不远，书法的墨韵与斋号室名的文情相结合，才能使二者“双不朽”。归根结底，斋号室名的物化形式，无论斋号书法、斋号匾额、斋号印章抑或其他，斋号室名都剥离不了与书法一脉相承的关系，并且与书法同为中国人精神追求、人格历练和文化品格的体现。中国书法用简约的笔墨线条表现丰富的韵律和意境，形成独具特色的抽象美；斋号室名，以唯美机趣的词语，开启的不仅是古人心灵和志趣的窗棂，更是文化先贤对后人的脉脉期望、共鸣与延伸，二者间充盈的文化味和书卷气，潜移默化，吸纳交融，珠联璧合，俱为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典型代表。

墨韵与文情，古来相辅相成。值得庆幸的是，人心浮躁、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我们尚有能力去回眸作为书斋文化一部分的斋号室名，去回味其中蕴藉的掌故和带给我们的审美冲动。如果将斋号室名看作艺术创作的一部分，看作对深邃广博审美情趣的一种追求，著名文人雅士的参与，无疑使斋号室名更加逸兴遄飞，更具文化艺术特征。著名文人雅士题写的斋号室名，其中的一部分，无疑已成为书法作品中的精品。

现在看来，是修正我们被功利意识扭曲的心灵的时候了，戒除焦躁，博学博修，忌为抄书匠、写字匠，以赋予书法作品以生机和创新，憧憬并回归文人传统的书斋文化。其实，包括斋号室名在内，中华文化的品格和价值，是去功利的，往往是文化雅士闲适的创造，是在不经意中慢慢形成的。

斋号室名同许多时过境迁的事物一样，在我们眼前渐渐老去和消逝了，但有价值、有品格的事物会跨越时代显示它的新鲜、强有力和永恒。我们清楚，想要在过去的时间里旅行是不可能的。那么，就让我们目光穿梭于纷纭繁杂的斋号室名中，仿佛步入藏满宝藏的宫殿，在新鲜和猎奇中，去重新发现时空中留存的价值，借以沐浴中国文化的光辉。这和书斋、宫殿无关，它们只是承载和表达我们敬意的容器。